



大会

第七十七届会议

正式纪录

第六十八次全体会议

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克勒希先生 (匈牙利)

上午10时开会。

讨论我们的新工具如何能够把这一理想变成所有人的现实。

议程项目60

行使否决权

主席(以英语发言): “只有每天都合理运用权力的人才配拥有权力”。这是我们的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话, 切中了我们今天开会的核心原因。一年前, 我们开会通过了所谓的否决权倡议。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个突破, 带来了巨大变革。这一新的议程项目为一种新型协作和问责打开了大门。它在使本机构的两个关键机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按照设计, 这些机关本应互补。

我赞扬会员国通过今天就行使否决权问题进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辩论, 朝着这一方向又迈出了一步。这是一个寻求团结而不是制造分裂的独特机会。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不同的任务, 但我们必须有共同的目标——在一个各国真正团结的世界中实现没有战祸的未来。对外部世界来说, 我们是一个联合国整体, 必须兑现确保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承诺。今天的辩论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可以

我们开会不是为了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 也不是为了让联合国各机构相互争斗。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找出利用我们庞大的联合国工具箱中的新工具的最佳方式。我们希望它只是重复安全理事会内部的分裂吗? 还是说我们希望大会能够补充安理会工作, 像它过去所做的一样, 在具体问题和局势上更加积极? 我们是否希望大会作出决定, 审议具体建议, 并将这些建议反馈给安理会? 我们认为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不存在错误的答案, 只有新的想法。但是, 我真诚地鼓励每个人创造性、建设性地利用这次辩论, 提出尖锐的问题, 寻求带来巨大变革的解决办法, 敢于大胆, 敢于为一个更有效率、更注重影响的联合国带来变革。

行使否决权的问题影响到整个联合国, 在这里作出的决定——或没有作出决定——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行使否决权应该永远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我希望安理会成员能够团结起来, 为可行的解决办法而努力, 超越他们眼前的利益, 为了全世界的和平而负责任地行动。这样, 我们将永远不必求助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于否决权问题决议,因为在我看来,它就像飞机上的氧气面罩——有了是好事,但最好永远都不要用。

正如安全理事会在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向大会发送特别报告一样,我打算将今天辩论的逐字记录以及今后关于这一项目的所有辩论的逐字记录都发送给安理会主席。考虑到这一点,我请每个人都尽可能以解决方案为导向,提出具体意见。今天的意见交流不能仅仅是走过场或仅仅是一个行政程序。这是一个为多边主义与合作开辟新途径的机会,一个在我们的机构内部重建信任并重建人们对本机构信任的机会,一个为依靠我们的80亿人做得更好的机会。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一句名言:“我们所有人都保守行事,世界才会极度不安全。”而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创造一个人们可以在和平与安全中繁荣发展的世界。我祝愿所有成员今天的讨论富有成效。

保罗斯卡斯先生(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我国立陶宛——发言。

由我们的列支敦士登同事牵头并于一年前通过的题为“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的第76/262号决议,是朝着使用否决权方面的问责制、合法性和透明度迈出的的一大步。该决议自通过以来已发挥了作用,并确保了本组织主要机关之间进行协作的重要机会。

过去一年里,大会有三次不得不在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受到行使否决权的成员阻挠后采取行动,这三次情况涉及安理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叙利亚以及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地区非法举行所谓全民投票的非法行动的决议草案。代表一系列国家的许多发言者参加了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后举行的大会会议,这表明否决权倡议实现了加强对安理会工作问责的首要目标。这为大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得到对投票

的解释,还可以公开讨论有关问题,并最大限度地行使其权力。

《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任务。然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发动的野蛮战争,清楚地暴露了该机关在结构和程序上的弱点。越来越多滥用否决权的情况进一步表明俄罗斯继续劫持安全理事会。因此,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必然的,包括通过扩大代表性进行改革。安全理事会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责任。任何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为自己对另一个会员国的侵略行为辩护,都会极其严重地损害《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本身以及整个基于规则的多边国际体系的信誉,因此,应当充分追究这种行为的责任。

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也是我们无法确保安全理事会对侵略乌克兰的罪行充分追责的原因。波罗的海国家强调,否决权受到《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限制,该项要求争端当事方投弃权票。我们还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不应在发生包括侵略罪在内的大规模暴行情况下使用否决权。我们重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概述的原则,并表示支持加强大会的作用。我们随时准备继续协作,以确保加强使用否决权方面的问责制、合法性和透明度。

塞伦拉斯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比、荷、卢三国——比利时、卢森堡和我国荷兰王国——发言。

比、荷、卢三国为联署第76/262号决议感到自豪,该决议于一年前的今天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通常被称为否决权倡议。我们再次感谢列支敦士登在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公众对安全理事会维护和平与安全能力的信任进一步削弱,面对这种情况,通过该决议是朝着加强安全理事会的问责制和透明度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也加强了大会的作用,让所有会员国的代表都有机会就遭到否决的问题发

表意见。请允许我在否决权倡议决议周年之际简要强调三点。

第一, 第76/262号决议提醒每个人, 否决权不是一项特权, 而是一项责任——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必须认真对待这一责任。伴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来的是为实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而不懈努力的重大责任。这不仅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 安全理事会代表所有会员国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因此, 否决权倡议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提醒每一个考虑投否决票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它将不得不面对全体会员国, 听取会员国是否同意否决权的使用实际有利于和平与安全, 而不是阻碍和平与安全。

第二, 否决权倡议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否决权并没有总是按其本意使用, 当否决权的使用阻止安理会采取决定性步骤来处理大规模暴行和国际罪行时, 这种情况尤其具有破坏性。我想到了俄罗斯对叙利亚局势投的17次否决票。正因为如此, 比、荷、卢三国坚决支持法国和墨西哥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的旨在限制在发生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情况下使用否决权的倡议。此外, 我们认为, 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都必须本着《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精神行事, 该项规定, 争端当事方应投弃权票。

由此我要谈我的第三点, 也是最后一点——大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作用和责任。虽然安全理事会仍然是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主要机关, 但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关系必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我们认为, 大会负有政治责任, 处理使用否决权导致安全理事会陷入瘫痪的情况, 正如它在乌克兰遭到入侵后召开紧急特别会议所做的那样。大会成员必须充分利用《联合国宪章》赋予大会的权力, 包括就目前和今后的危机提出政策建议。大会应当——并且有能力——不仅仅作为一个发表原则声明的论坛。正如大会在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 它可以推动政策并承担行动任务, 特别是当安全理

事会由于缺乏共识而未能履行其任务时, 或者当否决票阻止安全理事会保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利益时。

最后, 第76/262号决议的通过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希望, 安理会将以应有的方式履行其任务, 因而不会经常需要这一机制。然而, 如果情况并非如此, 大会就必须团结一致、目的明确、有远见地采取行动。

赫尔曼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北欧国家——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我国丹麦——发言。

今天, 我们纪念关于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一周年。首先, 作为该倡议的提案国和全力支持者, 北欧国家谨赞扬我们的列支敦士登同事就我们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所做的重要工作。一年过去了, 该决议对否决权的使用产生了真正、切实的影响。

今天应该评估和思考否决权的总体使用情况以及该倡议的影响。简而言之, 我们没有失望。

首先, 它为大会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问责工具, 并且已经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产生了真正的政治影响。在一年中, 大会在出现使用否决权的情况后举行了三次辩论, 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参加了这些辩论。此外, 安理会在每次出现使用否决权的情况后都编写了特别报告(见A/76/853、A/76/905和A/77/551)。这是向前迈出的可喜一步, 我们希望安理会向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也能适当地反映这一点。否决权倡议得到各会员国和广大公众的极大关注。它还被纳入有效多边主义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的说明性报告。因此, 该倡议不仅强调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大会的责任, 而且也令使用否决权问题更形重要。它给广大会员国提供了一个采取行动的平台, 也给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我们审议情况的窗口。

第二, 它致力于重新调整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这一更深层次的结构转变是对大会权

力——包括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权力——的重新肯定，这值得欢迎。它确保大会和安理会之间建立更加负责和透明的关系。我们不要忘记，安理会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展工作。它的决定——或未能达成决定——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都应让它负起责任。

我还想借此机会重申，北欧国家认为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以确保始终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使用否决权，不会使安理会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问题上陷于瘫痪。我们再次敦促尚未加入法国和墨西哥发起的《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行为守则》和《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宣言》的会员国加入这些文书。我们鼓励所有代表团就进一步限制否决权的范围和其他相关改革交流看法。

此外，北欧国家注意到充分执行《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重要性，该项基本上规定一个国家不应同时成为当事方、法官和陪审团。我们必须紧迫地考虑如何确保在实践中更好地遵守这一规定。

北欧国家与许多会员国一样，真诚而坚定地致力于改革安全理事会。我们现在采取的否决权倡议等步骤对于联合国的公信力、合法性和问责制以及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今天，我们必须赞扬和认可这类倡议的重要性和力量，它们显示了渐进式改革的潜力。通过相对简单的手段，这类倡议可以取得切实进展，并且不需要修改《宪章》。有时，看似微小的变化也能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北欧国家不会放弃安理会必须全面改革这一坚定信念。我们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建设一个负责任、合法和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安理会。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一个有效的安全理事会对于通过有效、有代表性和合法的机构为全球挑战提供解决办法，从而兑现多边主义的承诺，是绝对重要的。行使否决权往往会削弱安理会的公信力，无助于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对人类和地球都会造成后果。邀请使用否决权的国家到大会解释其立

场，引入了一定程度的问责制，并为所有会员国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它们在我们努力实现全球、各大洲的和平与安全并让所有声音和国家参与这一进程的努力中发表意见。

韦纳韦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提供机会讨论否决权倡议，并感谢你今天上午发挥领导作用，让大会成员有机会在4月26日即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一周年之际发言。

我们仍然对带头推动这一进程感到自豪，并向今天上午表示感谢的人致谢。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否决权倡议具有强烈和直接的政治意义，并得到会员国、秘书长和许多其他评论家的支持。每当出现行使否决权的情况，大会就必须举行会议的这一长期授权增加了使用否决权的国家的声誉成本。我们赞赏安理会有关成员响应号召，迄今为止每次都对其否决权作出解释。我们更赞赏安理会有关成员自通过否决权倡议以来决定不行使其否决权。有可能被问责这一点肯定无法阻止否决权的每一次使用——我们昨天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那里听到了它要行使否决权——，但它肯定已经显现积极的成效。我们希望，它将越来越多地鼓励提案国，特别是担任这一职务的安理会当选成员，提出符合全体会员国期望的案文。

根据否决权倡议的条款，安全理事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就否决权的使用情况编写一份特别报告。我们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在去年每次使用否决权时都提交了这样一份特别报告（见A/76/853、A/76/905和A/77/551），这也是遵循第76/262号决议的规定。这种做法有助于安理会对大会负责，而且我们期望这些特别报告能够充分反映在安理会的年度报告中。

正如今天上午其他人所说，否决权倡议也有助于重新调整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权力平衡。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问责制是否决权倡议的一个方面，而加强大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作用是另一个方面。我们高兴地看

到,有效多边主义高级别咨询委员会在其题为《为人类和地球实现突破:为今天和未来进行有效和包容性的全球治理》的报告中以该主题为基础提出建议:

“如果安全理事会在面对国际安全威胁时不能或不愿采取行动,则应立即将该事项提交大会采取行动。”

不幸的是,期望安理会在不久的将来就能更加团结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积极开展工作的大会是确保《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蓬勃发展的多边主义的关键。否决权倡议增加了大会因出现行使否决权的情况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结合情况本身和需要,由此产生的成果可以促进有效的多边主义,发挥大会对安全理事会的动态补充作用。这是我们前进时必须探索和关注的途径。

事实已证明,在安全理事会陷入僵局时,大会有能力介入通过决议,如建立叙利亚问题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以及谴责缅甸的军事政变;当然,自乌克兰遭受非法入侵以来,大会也发挥了强有力和果断的作用,因为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一致共策和平”方案予以授权。事实也已证明,由于大会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再加上其他方面,如秘书长的主动行动,特别是《黑海谷物倡议》,联合国在应对乌克兰遭受侵略方面比许多人一年前的担心要有效得多。

如果说否决权倡议是解决否决权对联合国系统普遍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它决不是唯一的因素。具体而言,我们致力于——我们感谢其他人今天上午提到这一点——考虑适用《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其目的是确保在安理会根据第六章作出决定时,“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该条款的恰当适用将直接关系到否决权的使用问题。正如我们的丹麦同事刚才所说,其行为应受法律约束的国家不应有权决定如何适用法律。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进一步对话。《宪章》的关键条款,如上述条款,将根据《条约》总体目标和宗旨予以适用。

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中最具争议、争论最多的条款。与此同时,这当然也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我们可以共同减少否决权的使用,在安全理事会的实践中,事实上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将否决权放在一个与它多年来所占据位置完全不同的位置上。否决权决不能再成为对本组织效力的永久威胁和可能障碍,而应通过一系列措施慢慢消失。否决权倡议无疑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步骤。

陈·巴尔韦德女士(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一年前的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大会堂——即其中国家大小和地位都无关紧要的世界上最民主论坛——通过第76/262号决议,加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日益增强的关系,以确保本组织能够始终有效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哥斯达黎加从一开始就支持否决权倡议。此外,尽管该倡议仅通过一年,但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三大贡献。

首先,尽管安全理事会陷于瘫痪,但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工作现在可以继续。当联合国系统的某些部分无法完成其任务时,否决权倡议让本大会堂有机会介入,超越政治舞台,为了和平以及维护《联合国宪章》而团结起来。在这项倡议之前,一票否决可能会使整个联合国瘫痪。一票否决曾迫使联合国在多重危机出现时袖手旁观,而不是采取行动。这些政治危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世界各地的平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安全理事会休会,但危机不停,受危机直接影响的人也不停。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估计,全世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现已超过1亿,其中许多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这些挫败削弱了信心,并已导致许多人质疑安全理事会的可行性与合法性、以及联合国系统本身的合法性。我们都记得泽连斯基总统一年前对安全理事会讲话(见S/PV.9011)的激励力量,他在讲话中质疑安理会的基本宗旨,并呼吁安理会如果不采取行动帮助乌克兰,就彻底解散。

我们不能让对多边主义的信心消退。大会——所有会员国都是常任成员的机构——有责任确保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无能不会拖垮整个系统。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确保本大会堂保持一种与本组织任务重要性相称的廉正、警觉和谨慎的文化。

变革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但是，在联合国范围内，否决权倡议表明，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更多的工作，让这个系统为变革做好准备。这是否决权倡议的第二大贡献：它重新确定安理会和大会之间的关系。它加强这个机构在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应当被所有安理会成员视为一项承诺，即更严格地遵守其要求——或至少试图要求——其他会员国负责的准则和原则。

然而，我们不能让数百万人死等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助于恢复全球对其决定的信心的变革。在大会这里，我们必须保持积极性和创造性，准备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作用。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在本组织里成长，并确保我们能够在安全理事会失败之处取得成功。

我们也不应将这一倡议视为解决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有动态的杀手锏。高层任命是另一个需要调整的领域。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仍然主导着秘书长的甄选过程，并将继续将高层任命仅限于其国民。

否决权倡议的第三大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国家可小可大，可以是强国，也可以增强他国权能。小国是国际秩序的真正守护者，可以纠正仍然令人震惊的强权即公理心态。我们在这里反对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在这里恢复我们所知道我们需要的机构的合法性，这些机构正在日复一日地受到一个或多个先前担保者的破坏。

作为小国，我们愿意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对这方面继续损害全球对多边体系尊重的挫败承担更大的责任。关于安全，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共同放弃乞求安全理事会许可的倾向，并采取更多行动来控制局面。激发小国的勇气和智慧是维护本组织信誉的关键，因为本组织继续受到

一些国家的威胁，而这些国家则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其机制，卑劣地谋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包括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利益。

只有那些小而坚定、考虑周到、充满激情的国家才能为复兴目前正处于失效边缘的全球体系创造条件。否决权倡议是重要的一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一环，标志着这一征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达丰塞卡·费尔南德斯·拉莫斯先生(葡萄牙)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葡萄牙感谢你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76/262号决议通过整整一年之后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

葡萄牙自豪地联署了第76/262号决议，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大会倡议。该决议草案的通过表明，会员国普遍认为，需要加强对否决权使用的审查。它还明确加强了大会——广而言之，即整个国际社会——对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否决权拥有国——的问责。

大会已依据第76/262号决议，在安全理事会内发生使用否决权的情况之后，三次举行会议。这些会议吸引各国广泛参与，进行了重要的辩论。这证明了该倡议的价值，也表明，大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如《联合国宪章》所指出的那样，安理会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因此，安理会在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都必须接受会员国的问责。

在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考虑如何改进其框架和适用情况，例如，如列支敦士登代表刚才所言，采纳有效多边主义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的建议，立即将安全理事会未能采取行动的事项提交大会，供其采取行动。

由于对《联合国宪章》的任何修正都需要得到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的批准，因此，只有在所有这些理事国同意放弃否决权时，否决权才会不复存在。在此之前，如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所建议的那样，应尽可能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在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谨慎行使否决权。

正因如此,葡萄牙支持法墨声明和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使用否决权的行为守则。我们鼓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加入这两项倡议。特别是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行为守则,已接近获得大会三分之二成员的支持。如果达到这一门槛,就应适当考虑将其变成一项正式的联合国文书。

法菲尔德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在世界面临多重复杂挑战之际,所有国家确实尤其应当共同努力加强和增进多边体系,捍卫允许每个国家追求其愿望、实现繁荣的规则、标准和规范。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事实上,大会主席、澳大利亚前外长赫伯特·埃瓦特先生是联合国成立之初最早质疑否决权公平性和有效性的人之一。正因如此,一年前的今天,澳大利亚欣然同联合国其他80多个会员国一道,共同提出第76/262号决议,即人们所知的否决权倡议,并支持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该倡议授权大会在安全理事会出现投否决票的情况时举行辩论,不仅提供了亟需的透明度和问责,而且还加强了联合国两个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互补关系。

《联合国宪章》确实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虽然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但《宪章》并未排除大会在安理会无法代表广大会员国采取行动时进行辩论和审议。自通过第76/262号决议以来,我们大会成员国已三次请行使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发言。

要求使用否决权的国家在大会的充分审查下证明其立场的正当性并作出解释,这是一种权力。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联合国机构,大会的意见应该具有份量。所有会员国都必须相信,安理会能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和破坏作出有效反应。

然而,我们经常看到否决权被用来使《宪章》遭到不受限制的滥用,包括被赋予否决权的国家滥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公然无视《宪章》第

二十七条第三项——该条规定争端一方应弃权——就其非法和不道德地入侵乌克兰一事使用否决权。

虽然今天是反思我们所取得进展的一个机会,但澳大利亚将继续寻找机会,在这一重要倡议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大会规定的职责及其宗旨和原则,进一步加强大会的作用,并呼吁就否决权的使用制定更好的标准,如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的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暂停使用否决权的倡议。

澳大利亚欢迎在触发否决权之后为大会编写特别报告,我们鼓励进一步讨论如何纳入这一做法并使之制度化。

穆罕默德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今天是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一周年。在2022年通过该决议时,联合国会员国希望革新多边主义,增添其效力。在安全理事会长期受阻于僵局和严重分歧而无法发挥作用,日益受到批评的背景下,第76/262号决议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行使否决权时将受到更多的问责。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否决权所提供的豁免致使某些国家胆大妄为,犯下一些最为严重的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行为。否决权的使用使本就两极分化的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分裂,陷于瘫痪。我们看到,安理会在处理缅甸、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乌克兰等许多国家的冲突方面无所作为。

1945年赋予一些大国的否决权经常被滥用,以牺牲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来迎合大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马来西亚秉持以下立场: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应加以规范,以禁止常任理事国违背大多数国家的意愿,无理使用或滥用否决权。在涉及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等大规模暴行罪的情况下,不应使用否决权。马来西亚还认为,为做到更加有效,否决权必须由至少两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并得到至少三个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支持。然后,大会应以简单多数支持这一决

定。不过，从长远看，我们认为否决权在现代民主多边架构中没有任何作用。马来西亚要再次呼吁废除否决权。

世界人民正在看着我们。安理会的合法性和公信力继续受到审视和批评。安全理事会意在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守护者，不应允许大国贬低他人的意愿以一票推翻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不民主的否决权原则从根本上说违背联合国赖以建立的原则——所有人民和国家一律平等。马来西亚将继续同其他成员一道，通过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为此开展工作，推动改革联合国，使之变得更加高效、开放、透明和包容。

普拉博沃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

去年，我们通过了关于使用否决权的第76/262号决议。自这项决议通过以来，在这一议程项目下举行了两次会议。这意味着，在一年时间里，有两项决议草案被否决。这还意味着，安全理事会未能团结起来，解决国际安全问题。不过，这项决议不应仅仅用来衡量否决权被行使了多少次。相反，我们必须利用这项决议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仅仅纠结于一些数字。

首先，这项否决权倡议应推动在解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然而，从在这个议程项目下行使否决权的问题，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问题和叙利亚问题来看，我们不幸尚未看到安理会取得进展。这一情况必须让我们记住，我们的主要任务——有效解决当前核心问题，而不是仅仅造成会议泛滥。

第二，这项决议应成为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和有效的安全理事会的工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授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对于安全理事会成员，特别是那些拥有否决权的成员来说，这种责任甚至更大。虽然行使否决权者所作的解释很重要，但归根结底，我

们的目标是加强联合国的所有工作。这将进一步促进多边主义。

第三，这项决议应改善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互动。这一互动将有助于加大对安理会的问责力度，增强安理会的合法性，并反映安理会与大会工作的互补性。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作用、任务和权限。因此，在这一议程项目下进行的所有审议都决不能替代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和责任。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有正在进行的政府间谈判进程，但我们仍需要利用有关未来峰会的讨论，来塑造能够胜任使命的多边安全架构。

最后，我保证，我国代表团致力于同各方协作，以加强联合国和多边主义。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生活在艰难的时代。78年前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建立的原则和结构正受到严重威胁。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再次因其常任理事国战略对立和行使否决权而瘫痪。

我国非常熟悉否决权。是行使否决权的行为曾经阻碍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并按照安理会的决定举行全民投票。是威胁行使否决权的行为现在正阻碍安全理事会执行其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巴勒斯坦等其他问题的决定。

因此，若干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支持所有旨在限制安理会任何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的努力。在去年的事件之后。巴基斯坦同有关各国一道支持第76/262号决议，呼吁大会主席在安理会一个或多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后10个工作日内召开大会，并要求就这种行使否决权做法的理由提交报告。

我们欢迎通过这项决议，认为此举对安理会面临的情况产生了积极影响。过去和最近的经历已经证实，废除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或限制滥用这些否决权必须成为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组成部分。正

是由于这一经历,巴基斯坦同“团结谋共识”集团一道,仍然反对在扩大的安全理事会中设立新常任理事国。更多的常任理事国和更多的否决权将使安全理事会陷入瘫痪和无所作为的可能性倍增。

虽然巴基斯坦去年在这个项目下对第76/262号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我们要再次澄清我们的立场。

首先,必须找到否决权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这是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决权问题已被确定为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五大类相互关联的问题之一。关于所有五大类问题的决定需要在全面改革中一起通过。

因此,巴基斯坦欢迎在第76/262号决议中插入序言部分第八段,其中指出,该决议及其规定不妨碍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

第二,我们同意大会审查滥用否决权的程序,以此加强《联合国宪章》第十条和其他条款规定的大会监督作用。这并不影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根据《宪章》各条款——特别是第十条至第十四条——进行分工。

第三,为限制或约束滥用否决权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必须符合《宪章》的所有规定。

我们理解希望设法节制使用否决权的人的动机。我们确信,他们的建议旨在重振《宪章》规定的大会职能,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无关,也不会对其造成影响。这些天来,我们许多人都在关注有关否决权的讨论,它揭示了某些现实情况,其中核心问题是否决权的负面影响。巴基斯坦认为要想加以平衡,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使用否决权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或许延长代表权以及改变批准安理会决定所需的票数来加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政府间谈判进程是就安全理事会改革达成一致结果的最佳途径。正如第62/557号决定的规定,只有通过耐心的交流、互谅互让和妥协,我们才能扩大共识,减少分歧,从

而形成一个能够为尽可能多的会员国所接受的改革模式。

厄纳尔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在第76/262号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一周年之际召开本次会议,该决议确立了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

整整一年前,会员国采取了重要步骤,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加强大会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是加大对安全理事会问责力度一个步骤。事实上,大会是联合国最具代表性的机构。它比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本组织所有其他机构都更重要,权力也更大。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安全理事会代表会员国行事。因此,安理会的合法性来自广大会员国,必须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履行其职责。安全理事会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捍卫《宪章》并支持遵守国际法。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多次看到安理会未能履行其职责或执行其任务。否决权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经常造成瘫痪,从而无法采取亟需的行动。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使用否决权导致危机持续存在,并加剧了危机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

土耳其是牵头提出所谓否决权倡议的核心小组成员,该倡议的最终结果是一年前通过了第76/262号决议。由于这项决议,大会现在在处理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时有了一个重要工具,这有助于维护联合国的现实意义。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目睹了该决议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根据该决议组织的大会辩论得到了会员国的广泛参与,而根据该决议规定编写的特别报告(见A/76/853、A/76/905和A/77/551)促成了透明和知情的讨论。总的来说,否决权倡议也为改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土耳其将继续全力支持这一重要授权。

加福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在议程项目60下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这使成员们有机会审查第76/262号决议的执行

情况,该决议涉及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

今天的辩论也是一个讨论我们如何能够集体加强大会的作用并建立一个更有效多边体系的机会。整整一年前通过否决权决议对大会和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新加坡很荣幸成为该决议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共同提案国。否决权倡议在许多方面开创了新局面,我们赞扬列支敦士登代表团的倡议和领导。否决权倡议加强了大会的作用,但没有削弱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它有可能阻止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否决权决议将鼓励和推动安全理事会培养对话与合作的新习惯,并在使用否决权方面更加克制。我们还希望,常任理事国在使用否决权之前认真思考,三思而后行。否决权不是可以轻易使用和滥用的通行证,必须在大会这里对否决权的使用作出解释并说明理由。本次辩论提醒常任理事国,它们在安理会的表现正在被仔细审视,它们的表决立场正在受到关注。因此,否决权决议根本上触及的是加强问责制、透明度和包容性参与。我们共同提出了该决议,因为我们认为大会对安全理事会进行问责是很重要的。《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明确指出:

“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这就是《宪章》的原话,第76/262号决议序言部分第四段肯定了这些说法。简而言之,安全理事会代表联合国会员国行事,因此安全理事会有定期向大会成员汇报的政治和宪章责任。

在这方面,第二十四条第三项变得非常相关。它要求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并在必要时提交特别报告,供其审议,而不是供其参考。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期待及时收到安全理事会的年度报告。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报告的年度辩论是在问责制、透明度和合法性方面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新加坡一贯的立场是,加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将提高安理会各项决定的公信力和合法性,而且我要补充的是,这也将提高常任理事国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否决权倡议要求安全理事会在有国家行使否决权时提交一份特别报告,以此加强问责制。像这样的大会辩论加强了透明度,鼓励以包容的方式让各方参与联合国工作。

在这方面,我要提出三点具体看法。

第一,大会是有效多边体系的基石。大会的普遍性赋予这一机构独特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这是联合国系统其他任何机构都不具备的。大会在过去一年里证明,它可以通过作出决定来应对危机,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不能或不愿就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否决权决议已经被动用了三次(见A/76/PV.77、A/76/PV.95和A/ES-11/PV.13)。因此,否决权倡议明确提醒常任理事国,它们的信誉和合法性取决于它们对广大会员国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它使大会的广大会员国,特别是小国有机会就使用否决权一事发表意见。大会里不存在否决权。大会的声音不能被否决,占联合国会员国多数的小国的声音也不能被压制或否决。

我想指出的第二点是,即便是在我们努力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同时,鼓励更加克制地使用否决权也同样重要。在这方面,我敦促会员国支持作出其他努力,就使用否决权问题确立更多责任,包括法国-墨西哥的倡议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就安全理事会针对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采取的行动提出的行为守则。我们还呼吁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包括常任理事国和当选成员——申明其对《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承诺,许多其他代表团对此也表示赞同。它规定,“争端当事国不得(在安全理事会)投票”。我们希望,大会今后将有机会就《宪章》这一具体条款开展重点更明确的讨论。

我想指出的第三点是,否决权决议只代表了一步。这是重要的一步,但也仍然只是振兴大会和加

强多边体系、从而使其更加有效的重要进程的其中一步。我们希望，否决权倡议将带来加强大会作用的其他倡议和其他想法。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有效多边主义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报告，它就我们如何迈向联合国2.0和实现更连通、更包容、更有效的多边主义提出了许多可行、实际和创新的办法，以造福我们的人民和地球。我敦促所有会员国认真研究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看看我们如何才能取得进展，提出一些具体想法。

最后我要重申，新加坡一直坚定支持和倡导努力提高联合国的信誉和效力，包括通过改革使安全理事会更负责任、更加透明。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作用，加强联合国和多边体系，使它们胜任其职，为未来做好准备。

穆罕默德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召开大会本次重要会议，在第76/262号决议——亦被称为否决权倡议——通过一年后讨论使用否决权的问题。

整整一年前，大会通过了一项独特的决议，决定在安全理事会某一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后的10个工作日内在大会举行辩论。科威特是从一开始就支持这项由列支敦士登带头提出的倡议的国家之一。我们是提出该决议的核心国家集团的成员，并且认为它是对大会工作的一项重要补充。

几十年来，由于行使否决权，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所列的阿拉伯地区问题深受其害。作为一个属于阿拉伯地区的国家，我们非常清楚行使否决权的影响、后果和层面。在历史性的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一年后，我们坚信它有助于增强大会的能力并加强其作用。该决议还增加了联合国两个主要机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关系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当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行使其投否决票的权利时，该国必须能够向整个大会解释并证明其否决是正当的。该决议还允许会员国就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发表意见并解释其立场。

当然，对于行使任何否决权，人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该决议允许进行透明和建设性的辩论和意见交流，以便听取所有意见。在许多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任意行使否决权降低了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的可信度。在某些情况下，它导致安理会内部瘫痪，使安理会无法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职责。此外，当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世界各国人民感到沮丧。我们认为，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安全理事会五个成员所享有的独特优势基本上首先是一种责任。

最后，科威特国坚信，必须减少行使否决权，并呼吁不要任意行使否决权。基于这一信念，我们加入了否决权倡议和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呼吁，即在安全理事会一个或多个常任理事国投否决票后10个工作日内召开会议。此外，科威特还加入了几项新的创新倡议，以减少行使否决权。我们签署了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动的行为守则，其中指出，安全理事会成员应保证不反对任何关于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战争罪的决议草案。科威特还支持法国-墨西哥倡议，该倡议呼吁在危害人类罪案件中自愿暂停行使否决权。

佩雷斯·洛塞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在被称为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一周年之际召开今天的会议，讨论否决权这一关键问题。

根据这一倡议，大会确立了每次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都要进行辩论的长期授权。今天的辩论当然不是敷衍了事或仪式性的。我们谈论的不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威慑工具，而且是更重要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多边主义的中心支柱——大会以既是本组织的主要机构，又是其最民主、最具包容性和审议性的机构这一双重身份的作用和权威。今天，我将谈谈这两个基本身份。

关于否决权，首先，我要肯定第76/262号决议得到有效执行，特别是按照授权的规定进行了

必要的辩论以及安全理事会提交了特别报告（见A/76/853、A/76/905和A/77/551）。我要强调，无论大会是否就有关问题召开特别会议，都需要提交特别报告。本组织的历史也向我们表明，行使否决权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安全，反而变得更不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在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中，厄瓜多尔不支持而是反对扩大行使否决权，并坚持认为重点应该是限制行使否决权。在我们的审议结束时，如果改革结果包含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永久特权，那么我们将未能使安理会现代化，反而会使它失利。

同大多数代表团一样，厄瓜多尔坚持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反映当代世界的现实。因此，我们不主张根据当今世界的力量平衡扩大永久特权。相反，当我们谈论当代世界时，厄瓜多尔看到的是我们时代的概念和道德模式，例如基于权力轮换和问责制原则的民主。在这方面，我强调，正如《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第一项所设想的那样，大会成员有权定期在择优基础上选举安全理事会成员，特别是适当考虑到它们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

《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并不是唯一在没有提及否决权的情况下规定否决权的条款。第一百零八条也是如此，根据该条，任何改革都需要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的批准，第一百零九条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并不是现有的唯一否决机制。我们经常忘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遴选秘书长过程中拥有的否决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可以阻止并因此否决安全理事会附属机构主席职位的分配。事实是，安理会的当选成员也可以这样做，但动态意味着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我们还必须开始考虑安理会15个成员行使否决权阻止例如主席声明、新闻谈话或安理会的任何其他产品。关于《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第二条规定，即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没有必要改革这条规则，但该条必须得到执行。

今天，我请各位成员思考可以利用我们所掌握的哪些机制来限制否决权的行使，并通过创造性外交扩大这些机制。我们支持法国和墨西哥提出的在

出现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限制行使否决权的倡议。我们还支持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的行动的行为守则。建立“联合一致共策和平”机制的第377(V)号决议克服了某些情况下的否决权挑战。我们应鼓励酌情采用其他工具，例如安全理事会第2231(2015)号决议所载的快速恢复措施，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否决权幽灵。

现在应鼓励采取其他办法，限制在不涉及某个具体国家而是涉及全人类的实质性问题上使用否决权，例如，规定不得否决大会多数成员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还提出了探讨各种机制的可能性，这些机制将使大会绝大多数成员——例如90%的成员即175个会员国——能够推翻否决权。我们还必须开始考虑一些国家在大会使用否决权的问题。事实上，还有一种否决权，我们很少谈论，并且所有193个会员国都可以使用。我指的是一个代表团——有时是两个或三个代表团——阻挠达成重大共识的情况。我们将很快开始就振兴大会工作的进程进行谈判。威胁达成完全一致的否决权这一幽灵正在成为该进程的一个因素。

最后，我谨回顾，第75/325号决议，包括第12、22、23、55、56、57和69段，涉及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S/2017/507也涉及安理会与大会之间的关系。厄瓜多尔与葡萄牙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一道，邀请所有成员参加5月12日的讨论会，以审查这种关系。

费鲁策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要谈的第一点涉及联合国的信誉和合法性，这取决于其各机关履行任务的能力。在一个因冲突而四分五裂的世界上，没有任何职责比《联合国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更有意义。因此一个必然的推论是，没有任何失败比动用否决权导致安理会陷入僵局更明显损害有效的多边主义。在动荡的2022年，否决票被投了四次，导致乌克兰、叙利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平民遭受更多痛苦。可以更公开地讨论否决权所带来的

责任和导致使用否决权的过程,并将问责作为讨论的核心。

我的第二点是,一年前,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通常称之为否决权倡议的决议(第76/262号决议),要求每当在安全理事会投否决票时,大会就召开会议。该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并有众多的共同提案国,这表明该决议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罗马尼亚是共同提案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支持否决权倡议这一事实,反映了对维护多边主义的具体承诺以及根据《宪章》原则改革联合国机构的必要性。

这一倡议是范式转变的开端,应当继续下去。否决权倡议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活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培养了一种责任感。它打破了早就需要、且与改革有关的讨论的僵局,并显示了大会采取行动的力量和潜力,为公开解释安理会会议厅中的投票提供了论坛。我们希望,从长远来看,它将有助于加强大会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它将成为一个道德指南针,导致更谨慎和负责任地使用否决权。

第三,我们必须提到,否决权倡议是对以前的各项努力——例如法国和墨西哥发起的《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行使否决权的政治宣言》(其目的是让常任理事国自愿保证在发生大规模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时不使用否决权)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行为准则——的补充。罗马尼亚支持这两项倡议。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这体现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曾经达成的共识。然而,该项规定没有充分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避免使用否决权,将避免安全理事会陷入被劫持的危机,就像我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所经历的那种危机。设计用于特殊情况的工具不应成为滥用行为的挡箭牌。我们赞扬很长时间没有投否决票的国家。

毫无疑问,否决权影响安理会处理一些最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行为的能力。否决权倡议提供了一种急需的创新,是让安理会对整个国际社会更加负责的基石。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进一步利用该倡议,为进行有意义的改革铺平道路。

阿尔莫斯莱希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整整一年前,我们在此开会,表明,在危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新威胁时不采取行动或故意阻止采取行动,这是联合国广大会员国不能接受的。大会未经表决通过了题为“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的第76/262号决议,进一步致力于达成改善安全理事会对广大会员国的问责制和透明度目标。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宪章》第二十四条授权安全理事会代表我们大家采取行动。奥地利赞扬列支敦士登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一开始就支持这项倡议,并且是第76/262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我们始终认为,第76/262号决议有助于提升安全理事会的效力,同时增强大会的作用。显然,否决权倡议在过去一年已证明是必要和有益的,并将继续如此。

否决权将继续给我们的多边制度带来挑战,特别是在意见分歧和国家利益压倒一切的时候。滥用否决权仍然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赞扬一些常任理事国关于自愿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例如法国-墨西哥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行使否决权的倡议,并完全支持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同时鼓励所有代表团也这样做。

我们还呼吁安理会成员始终如一地执行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关于安理会成员作为争端当事方参与的规定。

为此原因,请允许我重申,广大会员国期望安全理事会成员一致行动,促进和平与合作,特别是有鉴于《宪章》第二十四条。不应有国家利益的位置。安理会成员应要求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原则和规范以及国际法,公开反对违法行为,谴责不法行为,并发挥领导作用。它们有义务确保安全理事会有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行使否决权,反对针对明显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行为的行动。

自第76/262号决议通过以来,已经三次触发使用该决议所设想的机制。每一次,毫无疑问,大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不赞同投否决票的常任理事国的做法。这正是为什么有时在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行动时,大会必须根据《宪章》第十一条发挥主导作用,接过责任的原因。

为此,通过和执行否决权倡议可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奥地利再次强调,必须向大会提交一份有关使用否决权问题的特别报告。这对大会工作的成功至关重要,也是加强安全理事会对大会负责的核心要素。

但是现在——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确保充分执行这项决议,并利用这一势头,特别是在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陷于瘫痪的领域。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大会达成一项共同一致意见,即我们在危机出现时不应仅只限于谴责和指责。正如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那样,安全理事会有时会无法履行其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广大会员国必须在危机管理中发挥实际作用,我们有这样做的工具。

快速回顾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的工具箱措施齐全,包括可能向冲突地区派遣调解人或政治特派团。请允许我提醒大会注意第48/267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向危地马拉派遣一个和平核查团,或第66/253号决议,其中我们请秘书长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协商,任命一名叙利亚问题特使。

因此,这不是我们如何行动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行动的问题。为了更新机构知识,以更好地为今后可能采取的行动作准备,为大会授权、请求和建议具体的冲突预防和管理工具描述先例,从以

往决议中找出可加以调整以应对当前挑战的相关措辞以及制订已执行决定的可能的监测机制,将是有益的。

最后,否决权倡议、法国-墨西哥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限制否决权的倡议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是在联合国系统内负责任地使用否决权和实行问责制的基本步骤。此外,第二十七条为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否决权规定了明确的规范性界限。然而,我们必须避免为保护国家利益而滥用否决权,并且减轻这种滥用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大会必须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广泛授权,并在紧急危机时刻展现责任感。

让我们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提醒自己,我们不必接受无所作为。在当前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联合国。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大会拥有采取行动的工具。我们过去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将来也会这样做。

戈麦斯·罗夫莱多·贝杜斯科先生(墨西哥)
(以西班牙语发言): 一年前,我们未经表决通过了第76/262号决议,开启了不可或缺的安全理事会对大会负责的新篇章,并使这两个机构能够重新开展合作。在此期间,安理会三次否决了决议草案,证明了这一新机制的相关性和潜力。

此外,每次启动第76/262号决议所设机制时,会员国的参与程度都非常高,这也证明了所有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和平议程的极大兴趣,我们决不能忘记,安全理事会是在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

这一机制还使安理会首次向大会提交特别报告。这有助于记录使用否决权的情况,在安理会向大会提交的越来越缺乏实质性的例行工作报告中,这非常罕见。正如墨西哥最近在文件A/77/717所载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中指出的那样,这是在安全理事会任何改革中修订工作方法的一个核心方面。

毫无疑问,去年通过的第76/262号决议是加强本组织进程中的一个改进。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

进展,但本次会议使我们能够思考其他领域或使我们能够在这—领域取得更大进展的行动。

首先,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否决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行使—种非常重大的责任。在大多数安全理事会成员都向着同—个方向发言的情况下,使用否决权来阻挠多边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局势中,以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采取行动,不仅是滥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建立的集体安全制度和这—制度的失败,也严重违反《宪章》宗旨和原则,违反国际法,其直接后果是使全体人民完全丧失防御能力。

遗憾的是,我们继续看到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有106个签署国的法国-墨西哥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在今天仍然像我们提出时—样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再次邀请那些尚未加入这—重要政策声明的国家加入进来。正如其他人所说,这—声明补充了为此目的所作的其他努力,例如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行为守则。

我们还欢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负责任行为的六项原则,对这些原则美国已予以承诺。正如美国敦促遵守—样,成员国也应要求遵守上述原则。因此,我们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加入法国-墨西哥倡议,该倡议完全符合其关于限制行使否决权的第三项原则。

墨西哥认为,除了这些自愿姿态之外,还可以探讨大会就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情况下否决权问题可以采取的其他行动,以便—步推动各项举措--如法墨倡议、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行为守则,以及现在的美国原则——并—步铺平第76/262号决议已经走上的道路。

在这方面,需要反思的—个方面——今天上午已经提到——是如何充分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对于第六章及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内各事项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的措辞。

副主席穆罕默德先生(马来西亚)主持会议。

尽管这—规定是《宪章》的—部分,但当我们允许作为各种争端当事方的国家参与安理会的决策进程时,这—规定—直遭到违反。事实上,在安全理事会处理的几乎每一种局势中,有时至少会以某种形式呼吁诉诸第六章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作为有关争端当事方的安理会成员,无论是常任理事国还是当选理事国,都当然从—开始就应阻止它们就这—问题作出决定。鉴于安理会代表我们大家采取行动或未能采取行动,不可否认的是,大会能够而且应该在遵守《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等规则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非常艰巨且不易解决。这需要真正的集体承诺来维护和尊重法治。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首先坚持遵行《联合国宪章》,维护其完整性。《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充分实现有赖于此。大会作为集体意愿的最高保障者,在这项任务中已经而且应该在未来几年发挥核心作用。

金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你召开今天的辩论会,纪念关于行使否决权的里程碑式的第76/262号决议通过—周年,大韩民国自豪地成为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及时提醒人们,正如《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项所载,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是由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所赋予,以确保联合国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

有了这项决议,联合国会员国就有了—个正当且早就应有的机制,借以就安理会因否决权而未能采取行动的情况寻求澄清。然而,这只是—个开始,代表着在行使否决权方面需要进行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改进。在过去—年里,我们又目睹了三次否决权阻碍安理会行动的事件。这些案件分别涉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例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人道主义危机和非法吞并企图。鉴于这些案件在实地造成的长期后果以及它们—步损害安理会的合法性和信誉的程度,或许不能将这些案件仅仅视为事件。

例如, 5月份对一项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新决议草案行使的否决权(见S/PV.9048)表明, 否决权可以从结构上破坏安理会的完整性。从体制角度来看, 这些否决权自相矛盾, 甚至是自我毁灭, 因为一些常任理事国在出现明显违反其自己谈判并投票赞成的多项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拒绝作出反应。其中, 最近的第2397(2017)号决议甚至载有安理会关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决定。否决权使安理会无法执行该决议, 从而实际上使该决议无效。

在根据第76/262号决议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会议上(见A/76/PV.82), 我们得到的解释是, 这些否决权应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并缓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道主义危机。但相反, 该国利用了安理会制裁执行力度减弱和安理会沉默的机会。结果是, 自5月份的否决权以来, 我们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发射了五枚洲际弹道导弹, 其直接代价是该国人民不断遭受痛苦。

1945年, 五个常任理事国签署了一项关于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的声明, 提出否决权的理由如下:

“在目前的世界状况下, 不能指望它们因一项它们没有同意的决定而承担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严重的问题上采取行动的义务。”

当今世界形势已发生明显变化, 有选择地承担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行动的义务是没有道理的。

来自联合国内外的限制行使否决权和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要求从未如此强烈。事实上, 有效多边主义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也强调, 安理会的决定不应受制于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 必须找到使其行动民主化的方法。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没有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 对否决权的使用施加实质性限制将极其困难, 但会员国防止滥用否决权的愿望正在以创新的形式发展, 例如法国-墨西哥倡议和加

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这些倡议, 同时呼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多地关注这些声音, 并认识到任意行使否决权并非没有代价。大韩民国将继续致力于作出集体努力, 以提高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有效性、合法性和相关性。

弗雷泽夫人(马耳他)(以英语发言): 一年前, 马耳他自豪地成为题为“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的第76/262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作为列支敦士登牵头的该倡议核心小组的成员, 马耳他完全赞同安全理事会继续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否决权的使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在对我们时代一些最紧迫的挑战时无法采取行动的安全理事会。它还破坏了作为《联合国宪章》支柱的多边主义精神。因此, 正是本着真正的有效多边主义精神, 该决议加强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提供了发言权, 并要求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对其行动做出解释。

该决议的宗旨立即被运用, 显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该决议在通过之前有大量的跨区域共同提案国, 也显示了这一重要性。去年, 大会曾两次被要求就使用否决权的后果进行辩论, 因此该决议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让大会有机会就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交流看法。该决议涉及这两个机构应采取的互补办法, 即确保在使用否决权方面更加透明和负责。它还提醒我们, 否决权伴随着责任。安全理事会至少在两个方面对联合国会员国负责。对安理会当选成员而言, 问责制通过大会对它们的选举得到体现。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言, 问责制由长期授权规定, 这提醒它们, 它们使用否决权并不等于完全自主, 也不等于无视安理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授权这一首要责任。

让我们明确一点——要求大会举行辩论以讨论否决权的使用, 这并不是要求改变否决权的使用。那方面的讨论仍将由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进行, 它对我们改革和振兴整个联合国的总体

呼吁仍然至关重要。此外,我们再次呼吁尊重《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其中规定争端当事方应在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定上弃权。

我还要重申,马耳他支持另外两项相关倡议——法国-墨西哥关于在大规模暴行情况下限制否决权的倡议,以及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关于不对任何旨在结束大规模暴行的决议投反对票的行为守则。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第377(V)号决议)也与我们的讨论相关。

最后,《联合国宪章》十分明确。安全理事会是代表会员国工作的。当安全理事会不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任务时,联合国不能无所作为,为此,我们将确保第76/262号决议继续充分生效。

拉达梅奥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 菲律宾重申其观点,即否决权在二十一世纪的安全理事会没有立足之地。不应给予任何会员国行使否决权的特权,因为这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我们不妨猜测,否决权的行使仍将是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一部分。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确实是一项挑战。然而,我们应尽一切努力限制行使或动用否决权。如果否决权的行使不受限制,安理会的效力和效率将始终受到威胁,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激烈竞争的时候。

我们认为,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的行为守则以及法国-墨西哥倡议是一条有用的途径,阐明了使用否决权的例外情况。另一途径属于大会范畴。去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关于否决权问题的第76/262号决议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并将在此过程中加强安全理事会的问责。该决议能够以相辅相成的方式加强大会,使会员国能够派代表参加会议并表达观点。以这种方式,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正与振兴大会的持续努力结合进行,特别是在加强会员国在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的作用方面。然而,我们希望指出,上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使召开会议的程序自动化,并授权大会主席在投否决票后10个工作日内召开一

次正式会议。这种自动性以及把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责任交给大会主席而不是会员国本身,有削弱会员国权力的倾向。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认真设法使大会的这项工作产生具体成果,从而能够在实地产生积极影响,并从长远看提高联合国的信誉和效力。

最后,我强调,行使否决权是一项特殊的责任,不应在没有问责的情况下使用。必须明智地使用否决权,该项权力不应不适当地限制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任务。

蒂克纳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 哥伦比亚欢迎今天就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这一与多边体系的有效运作密不可分的问题举行辩论。首先,我谨指出,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我国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以捍卫和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其中包括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哥伦比亚曾七次担任安全理事会非常任成员,并对各种攸关维护全球安全的问题的相关决策作出了贡献。举几个例子,我们支持关于建设和平与法治、打击恐怖主义、打击非法毒品和应对气候危机等问题的决议。

我们认为,安理会是决策和确定旨在履行本组织任务授权的行动的中心。因此,所有会员国都应有机会平等参加该机构的工作。然而,在联合国创立77年之后的今天,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并未减少;相反,它们成倍增加,并且日趋多样,使多边体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种情况表明,安理会迫切需要改革,以使它能够及时、负责和有效地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从这一角度出发,哥伦比亚强烈认为,必须废除否决权,因为从联合国目前所处的背景看,否决权是一种不民主的机制。最近,否决权一直是灭绝种族或侵略某些国家领土完整的情形未能得到足够多边关注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会接受赋予新常任成员以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

我们也要与其他国家一样,肯定旨在限制使用否决权的文书的价值。我们强烈建议加强这些文

书,因为它们得到了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其中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成员中的某些会员国。这些文书包括:一、法国和墨西哥提出的在发生危害人类罪行和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二、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起草的行为守则,该守则敦促安理会成员不要反对任何旨在防止或制止此类罪行的决议;三、也就是今天辩论的议题——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否决权倡议,大会籍该倡议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否决权的使用必须受到限制,且必须符合最高的透明度和问责标准。尽管已问世好几年,但这些文书至今仍未成为规范。

在努力确保透明度和问责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想到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特别是第20条。根据该条,在审议与担任主席的国家有直接关系的特定问题时,安全理事会主席应将这一职能移交给另一成员。这不仅应适用于安理会主席职能的行使,而且还应成为任何其他成员卷入敌对局势或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时——这里仅提及几种情况——的普遍做法。改革安全理事会这一重要任务要求采取一种积极主动而不是防御性的做法。这种做法应优先重视尊重人权、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协作态度。该条规定,安理会成员以本组织全体会员国而不是各自国家的名义行事。

拉加迪恩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南非赞赏大会今天举行辩论,纪念第76/262号决议通过一周年。该决议规定了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的情况时举行大会辩论的长期任务。这项重要决议的通过继续引起人们对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关注——该项要求安理会所有涉及实质性事项的决定都必须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尽管如此,该决议不应被看作是对迫切需要进行的安理会改革的一种临时或权宜性解决办法。我们必须继续为刻不容缓的安理会改革和大会的振兴而努力。

南非继续重申大会作为联合国最具包容性、最具代表性、最民主的机构的核心作用和权威。我们

还谨强调,根据《宪章》,大会有权根据第十条讨论任何事项,尽管《宪章》第十二条第一项提到了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的事项。因此,第76/262号决议所设想的辩论可以被视为利用大会的召集权,让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对安理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进行某种形式的道德劝说。

因此,在允许安全理事会履行职责的同时,大会必须能够对它进行问责。当安理会陷入僵局时,将相关问题提交大会必须是为了打破安理会的僵局,而不是使分歧永久化。我们还应认识到,否决权的使用越频繁,可能表明安理会越来越缺乏团结。

《宪章》明确规定,安理会代表联合国广大会员国行事。如果安理会在这方面表现出失职,大会绝不能加剧这种失职,而应引导国际社会走上解决问题的道路。

在这方面,必须铭记,大会不能在常会期间就安全理事会审议的争端或局势提出任何建议。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切实可行的办法,让大会能够作出真正的贡献。可以考虑由大会主席印发辩论摘要,以便就安理会正在处理的事项提出建议。主席印发辩论摘要,将会员国所提解决办法公之于众,可以大大有助于对那些受否决票所涉及的冲突影响的人作出回应。

最后,我们应集中精力,为安全理事会本身的改革营造更大的势头。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建设性地开展工作,积极参与振兴大会和改革安理会的进程,从而避免采取零敲碎打的办法来使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变得更高效、有效、包容、透明,且更切合需要。

什切爾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波兰荣幸地参加今天的辩论,因为我们大力支持一切旨在加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系统的努力。

整整一年前通过的关于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旨在纠正秘书长有效多边主义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最近报告所称的这个多边体系失败的最突出例子,即安全理事会未能有效应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面临的一些重大威胁。这是由于该机关在地缘政治上两极分化,持续陷于僵局,因一些常任理事国不断威胁行使否决权而变得无能为力。波兰在核心小组中做工作,是这项关于否决权倡议的决议主要提案国之一。我们认为这项决议是推动事情回归正轨的道路上积极的第一步,而正轨就是所有会员国都能对联合国拥有所有权。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和平面临的重大威胁现在不分国界。它们会在许多层面上影响我们所有人。因此,我们大力支持这项决议提出的使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辩论民主化的理念,这会增强本组织的可信性、公平性和合法性。对我们来说,联合国是其会员国组成的集体。本组织的普遍性仍然是其主要资产。我们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不能因安全理事会被一个或多个充当自己案件法官的常任理事国搞垮而束手无策。作为各国共同体,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应对全球和平面临的重大威胁,而大会正是做这件事情的恰当论坛。大会必须成为就核心问题进行全面辩论的真正中心舞台。

在安全理事会一些无赖的常任理事国横行霸道的昏暗时期,使所有会员国能够就有关和平与安全问题采取行动尤为重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尽管大会诸多决议呼吁俄罗斯停止这场侵略,但俄罗斯仍越来越多地损害安理会的权威。就这场冲突而言,安理会因俄罗斯威胁对任何建设性和平措施行使否决权而陷入瘫痪,被迫放弃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还值得指出的是,在过去一年来在与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无关的问题——即叙利亚问题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问题——上触发否决倡议机制的其他令人遗憾的事例中,俄罗斯也扮演了臭名昭著的否决者角色。

关于否决权倡议的决议有助于加强大会和多边主义的作用,增加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的透明度,从而使整个联合国系统更加民主和可信。不过,我们需要更多旨在改善安理会本身运作的行动和倡议。为了高效行事,安理会需要反映安全环境已经

变化的性质,不仅就其代表性而言,而且就其工作方法而言,都应如此。在这方面,我们确认,我们对讨论未来扩容后的安理会席位数目、性质和分配持开放态度。我们完全同意,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应当更具代表性,以更好地反映目前地缘政治现实和更好地应对新旧安全威胁。

马萨里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在题为“行使否决权”的新议程项目下通过第76/262号决议已有一年,意大利欢迎有机会讨论这项决议及其执行情况。

本次讨论特别及时,因为通过军事行动、单边主义、耍手腕和散布虚假信息攻击联合国多边体系的事例,包括在纽约这间大会堂这样做的事例持续不断。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的否决权是这一问题的核心部分,因为它经常被滥用于掩盖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意大利是第76/262号决议提案国之一。我们认为,这项决议建立的新机制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系统,是有效多边主义的良好范例。每当发生投否决票的情况时就自动召开大会,这是一个增加透明度和问责度的机制。过去12个月里针对在最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两个局势中投否决票的情况两次启动这个机制,就证实了这个机制的重要性。我们还欢迎这个机制对“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第377(V)号决议)机制具有补充性质。事实证明,后一个机制是在政治上应对俄罗斯联邦在其非法侵略乌克兰的局势中行使否决权行为的宝贵工具。

否决权已经过时。虽然在1945年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否决权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否决权公然违背《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必须成为安全理事会任何未来改革的依据。在太多情况下,否决权使安全理事会无法就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履行其至关重要的职责,而在这些局势中,联合国本可以在实地促成情况真正改观。我们不期望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放弃《宪章》规定的这一特权——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修正程序充分保障它们在这方面的地位——但我们

要求并期望它们负责任地行事,在投否决票时向在大会中有代表的全体会员国作出充分解释。从这项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以及众多国家参加迄今根据这项决议规定而召开的两次会议(见A/76/PV.77和A/76/PV.95)的情况来看,这一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共同期望。

我们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无论是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人权还是法治方面的挑战,都要求我们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基础上作出强有力的多边反应,而这种秩序往往遭到曲解且得不到尊重。我们今天要借此机会重申,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有效、民主和包容的多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效的决策不会因少数国家狭隘的国家政治议程而受到损害。

贝里斯维尔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大会主席召开第一次专门讨论行使否决权问题的会议。

瑞士早就致力于限制在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整整一年前,大会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通过了第76/262号决议。瑞士当时给予了支持,希望需要执行其规定的情形会少之又少。然而,这个希望落空了。事实上,在若干情况下,特别是在俄罗斯军事侵略乌克兰、叙利亚跨境人道主义援助和朝鲜半岛核不扩散等情况中,行使否决权阻碍了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与此同时,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目睹了执行第76/262号决议在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

首先,它增加了使用否决权的透明度。通过决议中规定的特别报告,不仅大会了解情况,而且安全理事会本身也必须沟通,尽管在实质内容上存在分歧。我们欣见这些特别报告(见A/76/853、A/76/905和A/77/551)不仅是在根据第76/262号决议举行的辩论之前,而且也在特别紧急会议之前编写。在安理会,瑞士致力于加强并保持这种透明度。

第二,第76/262号决议可以促进安理会寻求团结。当然,重要的是不要将这项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决议工具化,但是大会审查和辩论的结果正确地突出表明否决一项得到安理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决议的严重性。

第三,第76/262号决议提醒我们,全体会员国可以在安全理事会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否决权并不会让我们无能为力。全体会员国,无论是安理会成员还是潜在成员,都可以选择遵守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动的行为守则。该行为守则由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面向全体会员国。我们祝贺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已经签署的大会成员。所有这些国家都承诺不会投票反对任何规定采取行动制止暴行罪的决定草案。我们鼓励所有尚未签署这项行为守则的国家加入我们的承诺。

让我们一起共同发出透明、负责、有效的多边主义的明确信号。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说,我们必须永远不要停止“想象最合理形式的世界”。我们必须继续想象那个世界,并通过我们的行动把它变成现实。这是否决权倡议通过一年后,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之一,也是我们决心与全体会员国一起吸取的教训。

加拉格尔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日益复杂、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从旷日持久和新出现的冲突以及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到气候变化和全球粮食不安全,今天的挑战要求安全理事会能够胜任使命,并准备好履行职责。然而,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否决权这一旨在应对不同时代地缘政治的工具,其使用削弱了安理会今天履行职责的能力。因此,这场辩论再紧迫不过,也再及时不过。

爱尔兰致力于与全体会员国合作,建设一个反应更迅速、更具包容性、更有效的安全理事会。作为一个小国,爱尔兰一贯承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我们继续坚信《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信本组织的潜力。但是我们需要坦率地说:一些常任理

事国不断使用否决权，从内部损害了安理会的信誉和合法性。当我们在这个大厅里无休止地辩论安全理事会改革时，外面的人越来越多地得出结论，认为安全理事会不胜任使命。

否决权的存在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促成因素。很多时候，使用否决权——甚至威胁使用否决权——导致面对危机时可耻的无所作为和瘫痪，这可能妨碍安理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责任的能力。过去一年，否决权被四次使用，以阻止安理会就授权向叙利亚提供拯救生命的跨境援助以及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非法、挑衅性导弹相关活动持续扩散等问题采取行动。此外，自去年对乌克兰发动全面非法入侵以来，俄罗斯联邦两次使用否决权，可耻地企图逃避其对我们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发动军事侵略的责任。

可悲的是，这些仅是使用否决权的几例。在爱尔兰最近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我们还看到了威胁使用否决权的普遍且令人不寒而栗的影响，这使安全理事会无法就一些局势采取行动，包括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缅甸和阿富汗。取消否决权——或至少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很少像今天这样势在必行。事实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会员国决定通过第76/262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每当在安全理事会投下否决票，大会就要举行会议。

今天的会议适逢该决议通过一周年，这绝非偶然，我要再次赞扬列支敦士登发挥的领导作用。爱尔兰自豪地成为推动该倡议的核心国家集团的一员。它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提高了安理会的透明度，增强了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对安理会的问责。这提醒我们，在目前的结构内可以做出许多改进。

在这方面，爱尔兰也赞同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的行为守则和法国-墨西哥关于在出现暴行罪情况下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我们还要强调安全理事会就行使否决权（见A/76/853、A/76/905和A/77/551）或其他潜在情况向大会提交的特别报告的价值。这些都是《宪章》所设想的，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我

们的《宪章》还明确指出，争端当事方应在根据第六章作出的决定中弃权，我们都应继续关注这一条款。但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正如爱尔兰和其他国家多次指出的那样，早就应该对否决权进行改革。推迟得越久，就越有可能进一步损害安全理事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者的信誉。

西蒙诺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需要更好地反映当今的联合国——特别是要纳入不同地域的观点——以便能够更好地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这对安理会的持续相关性和公信力至关重要。美国仍然认为，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是朝着有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的问责、透明度和责任迈出的重要一步。

美国高兴地看到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80多个代表团提出的第76/262号决议得到充分执行。美国在去年编写安全理事会第一份特别报告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该报告是在2022年5月美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起草的。尽管我们对去年投出的否决票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在每次投出否决票时都编写了一份特别报告（见A/76/853、A/76/905和A/77/551），并欢迎大会开会讨论这些否决。

我们对俄罗斯去年否决两项安理会决议草案表示愤慨，它们是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行动提出的。

在去年开始的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期间，大会通过3月（ES-11/1号决议）、10月（ES-11/4号决议）以及最近一次即今年2月（ES-11/6号决议）的各项决议，用最强烈的措辞并以压倒性多数谴责俄罗斯进一步侵略和侵犯乌克兰主权。大会通过这些决议重申了乌克兰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呼吁俄罗斯联邦立即、完全和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

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必须负责任地行使否决权。任何行使否决权为自己侵略另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行为辩护的常任理事国都应受到问责。

美国认真对待我们的否决权特权；这是一项严肃而庄严的责任，必须得到被授予这种权力的常任理事国的尊重。美国重申，除非是罕见的特殊情况，否则不会使用否决权。

库尔哈内克先生（捷克）（以英语发言）：捷克自豪地成为关于否决权倡议的第76/262号决议的主要提案国之一，该决议得到了所有区域集团会员国的支持。我们要再次感谢列支敦士登为谈判这一重要文件发挥了领导作用，该文件规定了在安全理事会投下否决权后10个工作日内自动召开大会会议的长期授权。自该决议通过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两次。

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来阻止安理会的行动时，邀请它们到大会解释自己的立场确实是非常合适的，让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有机会讨论这一问题则更是如此。

过去几年来，否决权的使用次数大大增加，使安全理事会无法有效履行任务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频繁使用否决权是安全理事会越来越无法履行职责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另一些倡议，例如法国和墨西哥提出的关于在大规模暴行案件中限制否决权的倡议。

在该决议通过一周年之际，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导致许多平民死伤；蓄意以关键基础设施、工业场地、医院、医疗设施和学校为目标。捷克继续最强烈地谴责俄罗斯的无端侵略。我们敦促俄罗斯撤销这一非法行为，立即、完全、无条件地从乌克兰全境撤出所有部队和军事装备。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欢迎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决定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和玛丽亚·利沃娃-贝洛娃女士发出逮捕令。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公然无视《联合国宪章》，只会进一步凸显建立一个多层级制度的迫切需求，以确保追究整个国际社会关切的最严重罪行的责任。

我要强调，安全理事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独特责任，同时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与国际刑事法院保持关系。我们过去看到，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缺乏政治意愿，不愿将看上去已发生犯罪的局势移交国际刑院检察官。移交应被视为开展独立公正的司法调查的机会。投否决票剥夺了受害者的正义，助长了有罪不罚。

关于否决权倡议的决议规定不仅朝着加强使用否决权的问责制和透明度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证明了我们致力于有效的多边主义。毕竟，这是两天前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的议题，讽刺的是，该辩论会由俄罗斯联邦主持。

我们坚决支持更加有效、更加包容的多边主义。我们欢迎秘书长在这方面的所有倡议，包括他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和即将举行的未来峰会。我们由衷赞同所有可以推动联合国履行我们先辈写入《联合国宪章》的核心任务的改革。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们的信念：两次可怕世界大战的惨不堪言的暴行决不能重演。

马洛弗尔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及时召开这次关于使用否决权的辩论会。里程碑式的第76/262号决议通过已有整整一年了，这项决议关于在安全理事会投下否决票后即召开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斯洛文尼亚坚决支持并共同提出该决议。

这次辩论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以反思否决权倡议第一年的情况和未来前景以及一般性的否决权使用问题。

在通过该决议时，我们希望这一机制无需经常使用，它将有助于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次数。

自去年4月以来, 否决权已被使用了四次。大会进而召开会议讨论导致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的局势——两次是在大会定期全体会议上, 一次是在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上。

当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阻止安理会采取行动时, 否决权倡议使大会广大会员国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事项上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包括斯洛文尼亚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怀着极大的责任感抓住了这次机会。今天辩论中的发言者人数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 否决权倡议按照预定目标, 推动加强了对安全理事会所作出或未作出的决定的问责, 同时完全没有妨碍安理会的工作和运作及其在联合国系统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作用。因此, 不可否认, 该倡议有助于加强有效的多边主义, 是在联合国内部实现和平与安全领域积极体制变革的良好范例。

我们坚定认为, 否决权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权利或特权, 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对维护和平与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权力, 应该按照这一理解, 以负责、透明和有责任感的方式使用。否决权永远不应被滥用或用来阻止迫切需要采取的维持和平行动。因此, 斯洛文尼亚支持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努力。

作为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成员, 我们强烈支持并倡导关于对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行动使用否决权的行为守则。斯洛文尼亚也支持法国和墨西哥发起的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暂停使用否决权的政治宣言。我们鼓励那些尚未加入这些重要倡议的会员国予以加入。

志野夫人(日本)(以英语发言): 作为大会在一年前的今天通过的第76/262号决议的提案国, 日本谨重申所谓否决权倡议的重要性。根据该决议, 现在必须在大会上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解释否决权。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现在接受与其更重责任相称的更高层次的问责。

否决权是一项极为强大的特权, 乃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唯一目的必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在对世界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过度使用或威胁使用否决权, 安理会难以作出决定, 这辜负了全体联合国会员国的厚望, 也削弱了安理会自身的合法性。

在这方面, 我们欢迎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自愿承诺不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 除非遇到罕见的特殊情况, 并希望其余常任理事国加入它们的行列。在这方面, 我们重申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以及法国和墨西哥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暂停使用否决权的倡议。会员国可以共同努力, 探索更多提高本组织信誉的想法。

日本认为, 在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一周年之际,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 使联合国更加有效。我们必须推进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谈判。真正改革安理会需要增加常任和非常任两类席位的数目, 新增常任理事国应与现任常任理事国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致力于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合作, 以建设性的方式加强联合国。

比达尔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认为, 一年前通过的题为“在安全理事会发生投否决票情况时进行大会辩论的长期授权”的第76/262号决议是加强本组织的正确做法, 因为它寻求加强合法性和透明度。我们认为, 一年前通过的这项决定对建立改进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的机制, 尤其是问责制, 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该决议通过以来, 大会成员已经有过两次机会了解使用否决权的原因。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国际形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投否决票的动机, 我们知道它们将始终是安理会成员。

我们强调, 否决权不是一种特殊权利, 而是一种特殊权力, 因此, 应该负责地使用这种权力, 要有谨慎的态度和正确的判断, 并牢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不幸的是, 去年使用否决权的情况有所增加。因此, 我们设法向前迈进, 呼吁享有这一权利的国家展示更大的政治意愿, 避免使用否决权。

我们也指出, 该决议是改善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沟通的一次机会。

我们重申, 上述决议不是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一部分, 而是一项临时措施, 不属于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中正在进行的工作。

毫无疑问, 使用否决权的问题必须被视为联合国系统全面改革的一部分, 以确保增强可及性、民主性、代表性、成员间平等和有效性, 并更好地反映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

我们借此机会重申, 智利作为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成员, 赞同关于安全理事会在发生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行为守则。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面对此类暴行时不要使用否决权。此外, 智利支持法国和墨西哥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我们认为该提案是对行为守则的补充。

马伊内罗先生 (阿根廷) (以西班牙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旨在确保所有重要决定都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 或至少是默许。自联合国成立以来, 否决权已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特权, 不仅造成安理会成员之间的明显不平等, 也导致处理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时效率不高。

自1945年旧金山会议谈判以来, 阿根廷一直采取非常坚定的立场反对否决权, 理由是这种特权违反了国家间主权平等的原则, 实际上意味着拥有该特权的国家有权凌驾于本组织其他成员的意愿之上。

否决权是安全理事会工作中的一个低效工具。安全理事会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但它无法这样做, 因为涉及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个的冲突经常导致投否决票。在短期内, 这有时意味着联合

国未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从长期看, 这损害安全理事会的形象、可预期性和职权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的集体安全制度。

否决权是万不得已才采取手段, 使用否决权时, 人们期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详尽说明使用的缘由。向大会提供这样的解释, 并不意味着削弱安全理事会的权威; 相反, 它会加强两个机关之间应有的互补关系。本着这一精神, 阿根廷支持通过第76/262号决议, 认为这是朝着加强联合国的运作迈出的重要一步。

决议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行为加大问责力度。否决权的使用影响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以及本组织整体上的工作。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 安全理事会代表全体会员国行事。因此, 它负有以适当和负责任方式行事的法律、政治和道义责任, 安理会成员必须基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共同利益做出决策。

尽管我们支持第76/262号决议所设机制, 但是我们认为它并不妨碍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否决权问题是五个专题组之一, 这些专题组是一揽子改革方案的一部分, 不能分开处理。要实施可信和可行的安全理事会改革, 就必须按照第62/557号决定所述, 采取一种全面和综合办法来处理全部五个专题组。任何不适当地考虑不同专题组之间联系的零打碎敲的办法都是不彻底的, 很可能不会取得成功。

在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中, 我们看到有人寻求一种非但不解决安全理事会工作上的问题, 反而扩大和加剧这些问题的改革。阿根廷不能接受将否决权扩大到新成员国的方案。毋庸赘言, 一个有可能动用更多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将是一个更加低效的安理会。安全理事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恰恰是, 否决权的使用导致它在面对某些危机时不作为。因此, 我们不理解的是, 有人要求安理会提高效率, 同时却要求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否决权。效率和否决权相互排斥。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进行改革,才能在本组织全体会员国面前,实现最大限度的透明度以及合法性并妥善履行职责。我们相信,实现安全理事会预期改革的最佳途径是避免让它今天的不足之处变本加厉。

为此,阿根廷谨强调,“团结谋共识”集团在政府间谈判框架内推动的安全理事会改革建议谋求增加非常任理事国数量,同时建议至少要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团结谋共识”集团提出了最合理、最公平的改革建议,能够避免安全理事会陷入空转,也能够使其与时俱进地响应国际社会的需求,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我们毫不怀疑,如果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应对全世界面临的多重危机,就必须废除否决权。但是我们的态度是现实的:这样的愿望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设法限制否决权的

使用,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涉及国际社会关心的最严重罪行的局势。在这方面,法国-墨西哥倡议和“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提出的行为守则值得考虑。

在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职责的能力受到质疑,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之时,我们必须采取适当改革,否决权是必须予以紧急审查的问题之一。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本次会议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我们将于今天下午3时在本大会堂审议《联合国日刊》中宣布的其他项目,然后听取其余发言者的发言。

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126的审议。

下午1时05分散会。